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十九

餘姚黃宗義編

考一

周正考 趙汭

春秋雖修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月辛亥朔

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汲冢周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

之意甚明經書春烝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

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正
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斗建
子之月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為歲首
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別用夏時
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志據三統歷
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太甲元年十有
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越第行事其所引
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

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於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又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為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己丑晦大寒

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
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
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
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太初歷其
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周為十二
月唐人大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
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
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雒鷄乳地以為正殷以為

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為正
夏以為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
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歷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
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
答顏子為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即當代之
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周時以惑民聽為邦為後
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
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

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
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
變周之春以為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
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為周之春但疑春
不當言狩而妄為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
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
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孟子謂春秋
天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為百王

大法遂以為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禺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為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為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歷改冬為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為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為六歷自周昭王

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為紀自煬公至緡公
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
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為明矣宋書禮志
又言六歷皆無推日食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
代所常用者哉劉歆惑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歷而
杜氏因之謬矣然說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並存故
直謂春秋以夏正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
首隱公不當以寅月即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

辨而惑者猶以為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
孟子所言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
春秋本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為一
體其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
本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
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月
况偽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否皆不可
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制職掌

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與巡狩烝
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蓋非赴告策
書定為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不可論於春秋
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皆通民俗之恒辭
也不可據以為周不改時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十一
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在左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
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
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

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亂春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
月與所損益只是一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貴親
親迎之由庭而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
類皆是迭進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為異
故孔子以為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
秦人以三代為不足法既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
而不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
習攻左氏而王周正為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詩考 程敏政

按孔子刪書凡百篇刪詩凡三百五篇皆遭秦火而絕
漢興罷挾書之律經生學士乃敢掇拾於煨燼之餘料
理於記誦之末而書之所出者非一時所得者非一手
參互攷定為五十九篇亡者幾半而識者尚不能無真
偽之別今古文之疑也詩也者與書同禍漢初傳者有
齊魯韓毛四家而三百五篇完整如舊其藏之何所授
之何人此固已不能不啓人之疑矣三家亡而毛氏獨

行子朱子從而為之集傳其深闢小序之非有功於學者甚大而愚者讀之猶有所不能領解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劉歆傳云文帝時詩始萌芽皆諸子傳說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推此意也則知今詩乃出於漢儒之所綴輯而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詩之名始見於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大抵古詩皆樂也詩雖有風雅頌之分而皆主於樂亦猶易

雖有辭變象之別而皆主於占也古者胄子之教過庭之訓皆於詩乎得之所謂養其良知良能者也而今之詩乃取夫狎邪淫蕩之詞褻乎清廟生民之列言之汙齒頰書之穢簡牘師何以授之於徒父何以詔之於子而况聖經賢傳之旨本以為治性養心之具曰非禮勿言非禮勿聽也曰口不道惡言耳不聽淫聲也其嚴如此詩也者心之聲而發乎性情者也孔子刪而定之放其鄭聲以為萬世之常經顧乃有取於斯則其所刪者

為何詩而其所放者又何聲哉或曰古者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故美惡不嫌於兼取也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某地之詩其可傳者若干如二南之類則其風之美可知也某地之詩其可以示戒者若干如刺淫之類則其風之禱可知也至於某地之詩無可采者則其風之惡亦不言而喻矣豈必以其狎邪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且詩者求治之一端爾其他之可以觀民風者固多也施於政麗於刑而見於官府之文法者何限謂參

之詩可也而必求之詩可乎亦恐先王不為是之迂也
大槩小序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故朱子辭而
闢之然刺淫二字則實古者講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
而不可誣者何哉漢儒徒見三百五篇之目散軼不存
則遂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小
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槩之曰刺淫此其所
由失也朱子闢之是也然集傳則又以孔子鄭聲淫之
一語為主凡鄭風之中小序以為懼讒思賢刺廢學而

閔無臣者皆舉而歸之淫則亦未免於矯枉過直者矣
夫諸詩既無指名又無証佐苟以善心逆之則淫可以
為雅以不善之心逆之則雅可以為淫漢儒故有以二
南為刺詩者矣說詩者豈可棄其已然之疑信者而以
臆見懸斷之哉由是觀之刺淫之詩乃孔子之所必存
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則孔子之所必刪者也古今人情
不大相遠而理之在人心者無古今也如有以狎邪淫
蕩之詞與伊川擊壤之集朱子感興之詩俱收而並錄

之日與學者講肄而誦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
示儆也其不以為侮聖言者幾希又日以之數陳演說
於講幃經幄之前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以示儆也則
下流於不敬而蹈誨淫之轍上以為故常而啓效尤之
心其賊經而害教有不可勝言者矣或曰春秋亦孔子
之筆而所載者多篡弑淫亂之蹟以為不如是不足以
垂法立戒云爾詩之所存亦此意也是尤不然詩之與
史其體截然不同也故稱孔子者於春秋曰修修則有

褒貶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備也於詩曰刪刪則有放
鄭聲之義焉其法不容於不嚴也集傳云深絕其聲於
樂以為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為戒愚以為詩與樂無
二道也苟易詩之一字以為史則垂法立戒之義兼舉
而益明矣或曰胄子之教過庭之訓太師之陳亦取其
善者爾其不善者則姑置之以示戒而不以教不以訓
不以陳也如此則直詩爾亦何煩於聖人之刪而謂之
經哉其不然矣詩之為教蓋無出溫柔敦厚思無邪之

兩言苟去淫者自作之詞而存刺淫之作則其說可通也不然求其說而不得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而聖人刪詩放鄭聲之意終不白於後世矣朱子學孔者也以此經實出聖人之所刪定故深闢小序之非少祛學者之蔽而豈逆漢儒之欺哉漢儒亂大學矣而朱子訂其章句漢儒亂周易矣而朱子訂其經傳漢儒壞禮與樂而朱子編三禮不究其義集詩傳僅止於此是漢儒之幸而後學之不幸也噫取狎邪淫蕩之詞垂萬世而

為經其罪大且久矣今故重加抉擿別為此編雖極僭
踰不敢逃避者非立異也無當於心而不敢以自欺也
亦果於非漢儒而篤於尊聖經云爾

聖裔考 程敏政

先聖之後凡嗣爵奉祀者謂之大宗子宗法在禮不可
不慎重而考諸史籍則因襲之間尚有可議蓋自先聖
一傳為泗水侯再傳為沂國公沂國五傳生順仕魏以
孔子後封魯國文信君蓋聖裔之受封始此順生三子

長曰鮒秦封魯國文通君又為陳王博士次曰騰為漢
長沙王太傅次曰樹而鮒騰之後分為兩宗鮒六世生
何齊成帝時梅福上書言孔子殷人宜封其後以奉湯
祀遂封何齊為殷紹嘉侯尋進爵為公地滿百里此一
宗也騰四世生霸元帝時賜號褒成君奉孔子祀此一
宗也然則紹嘉公乃大宗褒成君乃小宗何齊生安光
武時嗣爵又進封宋公為漢賓位諸侯上霸三世生均
平帝元始初進封褒成侯均再世生損和帝永光中徙

封褒尊侯至獻帝初國絕蓋兩宗至於漢亡俱失傳矣
魏文帝黃初中復求先聖之後得議郎羨賜爵宗聖侯
傳再世生震晉武帝泰始初改封奉聖亭侯震再世生
懿隨元帝南渡居會稽孔氏自此復分南北兩宗懿生
解宋文帝元嘉八年以罪奪爵十九年以隱之嗣隱之
復以子不道失爵二十八年以惠雲嗣又以重疾失爵
孝武大明二年以邁嗣邁傳其子芬亦以罪失爵此南
宗也後魏時求先聖之後得二十七世孫乘以為崇聖

大夫孝文太和中改封其子珍為崇聖侯珍三世生渠
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入後周宣帝進封鄒國公渠
再世生嗣哲隋煬帝時改封紹聖侯此北宗也然則從
元帝南渡者為大宗受北魏所封者為小宗南北兩宗
至於隋亡又并失傳矣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得先聖
之後德倫賜爵褒聖侯德倫再世生燧之玄宗開元中
進封文宣公傳七世生光遭五季之亂失爵為泗水令
有灑掃戶孔未欲冒襲封盡殺諸孔氏光妻生子仁玉

方九月遂秘養之後周時乃得嗣爵入宋而卒至太平
興國中復召仁玉之子宜嗣封宜再世生聖祐無子以
弟宗願嗣仁宗嘉祐中以祖謚不可加後人改封衍聖
公宗願傳若蒙哲宗元祐初改封奉聖公若蒙坐事廢
以弟若愚嗣復為衍聖公若愚傳其子端友從高宗南
渡居衢州孔氏自此又分南北兩宗端友傳四世生洙
以宋亡失爵此南宗也偽齊劉豫自濟南僭位得先聖
四十九代孫璠賜爵衍聖公豫廢金因之璠三傳生元

措金末崔立作亂降元遂并俘元措以去此北宗也然則從高宗南渡者為大宗受劉豫所封者為小宗矣元措入元而卒乃召洙俾嗣爵固讓歸衢州仁宗延祐四年召中書定議先聖五十三世孫當嗣封者遂得元措宗人思晦以聞思晦受爵以卒因子貴追封魯郡公蓋今之為大宗子者皆思晦之後矣作聖裔考

測影臺考

程敏政

按周禮以上圭之法測日景凡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

即今登封東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
其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於高中
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景臺臺北三丈所復有一臺約
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北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
列石為道直達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
尺寸甚精密最北一石為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人云
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以為銅壺滴漏考之縣志此名
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

恐非出於周公况歷代律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迹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姑記茲臺之制以備參考

禘祫考 王道

夫禘祫者天子諸侯宗廟之大祭也周衰禮廢其詳不可得聞而義意之見於傳記者諸儒又從而汨之是以其說不得大明於世夫先王制禮建宗廟而事之以禘祫後世禘祫之義不明而宗廟之制因以不定宗廟之制不定則禘祫之行乎其間者紊亂煩複名實乖刺非復先王之意而報本追遠之義亡矣甚可惜也愚嘗考之諸儒之論聚訟紛紛雖若不一而其大端有二鄭康

成混禘祫為一而惟求之於五年再殷祭之中故謂祫
大禘小二祭相因並為盛祭凡說之近乎此者皆主康
成者也趙伯循判禘祫為二以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其祖配之不及群廟之主者為禘以大合祭如公羊傳
所云者為祫而謂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凡說
之近乎此者皆主伯循者也康成之說支離纏繞誠非
禮意楊信齋諸人攻之掎擊抉摘無餘蘊矣然詳考大
傳之文參之儀禮喪服子夏傳而斷以程子之說則伯

循所見亦非先王制作之本意所謂齊則失矣而楚亦未為得也按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子夏傳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禘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此二條者更互發明是禘祫之義見於傳記可得而推尋者也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云者即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也及云者自此而盡

乎彼也蓋謂王者推其太祖所自出之帝於太祖之廟
正東向之位而太祖暫就昭穆之列摠率有廟無廟之
主以共享於其前故曰配而謂之禘禘者諦也以審諦
昭穆為義也以審諦昭穆為義則合食在其中矣其曰
諸侯及其太祖云者謂諸侯殺於天子無所自出之帝
惟大合有廟無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公羊氏所
謂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是也是之謂祫祫者合也正以合食為義也天子言禘

其祖之所自出而諸侯不言禘及其太祖者通下干禘
之文而互見之也干禘云者謂大夫士則又殺於諸侯
無太祖亦不得禘惟嘗有功德見知於其君許之乃得
合祭及其高祖而已故謂之干禘干者逆上之名以其
上千諸侯之禘也由此言之合祭祖宗一也天子盡其
祖之所自出而止則為禘諸侯盡其太祖而止則為禘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子之禮不可干也故曰不王不
禘諸侯雖尊亦人臣爾其禮可通於下也故大夫士有

可以干其祿者蓋以位有尊卑故祭有遠近而名有異
同程子以一言蔽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
祭也可謂至明白矣趙伯循單撫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一語立說而不察其通章對舉禘祫之
意蓋考之有未精也且禘之為禘本以審諦昭穆得名
而爾雅又曰禘大祭也若惟以始祖配所自出而不兼
羣廟之主則既無昭穆可言而寂寥短簡亦已甚矣尚
何足以為大哉傳說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今既不以

合食言禘則不得不取諸侯之祫以補天子之禮而祫
又有大祫時祫此外又有時祭則是天子宗廟之中有
禘有祫有時祫有時祭一歲之間僕僕焉幾無虛日糜
費貨財妨奪政事固不待言而先王神明祖考之道恐
亦不如是之煩且黷也其不然可知矣或曰天子曰禘
諸侯曰祫魯諸侯也春秋有禘有祫何也曰春秋未嘗
言祫言祫者公穀諸儒之失也禮不王不禘魯以成王
之賜得用天子禮樂故以禘代祫然非禮矣故曰魯之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既以禘代祫遂為常祀春秋不能悉書則書其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以詳事變而僭竊之罪亦因以著然有書禘者有書大事有事者有書從祀者先儒謂義在用禘則書禘義不在禘則書事是也左氏去春秋之世未遠而又嘗見國史故於有事武宮及從祀先公之傳皆以禘言其必有所據矣公穀惟以諸侯待魯而不究其當時僭竊變亂之詳故以禘為禘以大事為大祫有事為時祫然不知魯實無祫也

漢儒因之而禘禘之混亦自此始矣故曰春秋未嘗言
禘言禘者公穀諸儒之失也

蔚廢代城考

尹耕

蔚城東二十里許有故墟焉俗呼代王城周迴二十五
里九門遺趾俱在金波泉發源其北夾城東南流即搜
神記所謂始築時亡西南板於澤中自立者也長老曰
蓋昔有代王者居是城與燕約相救置傳鼓為信敵大
入傳鼓燕救不至代王出奔國為墟又曰廢城南數里

小山即鼓臺也余尋之果然今仍名擂鼓塢其言有證矣而竟不知所謂代王者何人也一統志曰蔚東有代王城即漢代縣故城文帝封代居此郡舊志亦云夫文帝封代固矣約燕相救敵至出奔文帝無是也史記曰文帝都晉陽遷中都其幸太原也復晉陽中都三歲租而蔚無聞焉又文帝分其故國王二子武為代都晉陽參為太原都中都皆即其故都而蔚不與焉然則謂蔚之廢城為文帝所居可乎廢城非文帝所居而誣文帝

以被敵出奔可乎文帝自代入奉宗廟其故都亦必培植以示不忘而謂遂為墟可乎及考之高帝紀十一年下詔曰代地居恒山與他境接壤數有邊患難以為國頗取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乃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遷都中都夫蔚廢城代故都也漢高衆建王喜因之其謂數有邊寇難以為國者以喜之奔還也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則代南矣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雲中不屬代

矣漢又有代郡則代亦不屬代矣代不代而存其名此後人之所疑也是故知文帝之封代而不知其未嘗至蔚也知晉陽中都之復租而不敢援以為証也知文帝之未嘗被敵出奔而不敢為之辯也附會之說紛然矣且王喜之封也與盧綰同時草昧之際披荆棘立城邑日不暇給燕代與國土壤接近則相為救也必矣燕救不至王喜出奔長老所傳信而有徵也鑒王喜之失國而徙都因代之南徙而置郡此高帝之籌而代因之南

也一統志郡志不詢長老之詳不考史文之實不稽十
一年之詔見一代王城遂指為文帝不亦惑哉又擂鼓
塢在廢城南更東南則為蔚之九宮口由此百六十里
可以達易今道雖湮塞而問之樵人可知也史言盧綰
王燕時都易則所謂傳鼓者不愈信矣乎噫子長足跡
遍九州其以是夫

代國考

尹耕

考之代自入漢以來其國數易大抵有三曰山北也山

南也山東也山北之代舊國也始於商湯歷代因之是故齊桓之所服趙襄之所并代成安陽之所封公子嘉之所奔趙歇陳餘之所王夏說之所守劉喜之所棄陳稀之所監皆是也所謂蔚之廢城也山南之代徙都也始於高帝十一年分山北為郡而稍割太原地益之以自為國是故文帝之始封中年之所徙入繼之所自臨言之所復以及子武子參之所分後武徙淮陽子參之所合皆是也所謂晉陽中都也山東之代再徙也始於

武帝元鼎中漢廣闕以常山為阻徙代於清河後王莽
繼絕改號廣宗是故王義之所都子年之所廢如意之
所復皆是也所謂清河也語其都則始為代繼為晉陽
中都終為清河前後三變也語其號則始為代繼為代
太原復為代終為廣宗前後四變也故夫凡言代王代
相國其在文帝以前者為吾土而以後者否凡言代郡
代守尉則上自趙秦下終兩漢皆吾土也執是以往可
無迎刃於古牒矣

代郡考 尹耕

夫代國之故按考可知也代郡紛紛為論不一則後之人疑焉蓋有謂代之治廣南有上黨銅鞮蔚不過其北境者又有謂今代州為代在鴈門南蔚不可指為代者於是引韓信斬夏說於關與以證代之治廣誣文帝都代為今代州以證代之在南無惑乎人之疑也夫代吾蔚也為國則都蔚為郡則治蔚國有遷變不過文帝之晉陽如意之清河郡有更置不過隋初之鴈門唐初之

陽曲秀容而已史皆載之不相淆也今以諸地里志考之前漢代所領縣十八代為蔚靈丘廣昌為今靈丘廣昌延陵平舒為今廣靈東安陽為蔚廢安定縣馬城為馬邑陽原為弘州桑乾參合高柳皆近塞地且如為中部都尉治鹵城近參合當城直桓都皆不在南所不考者道人班氏徐氏北平邑而已後漢所領縣十一皆前漢之故而無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丘廣昌鹵城晉所領縣三廣昌平舒而加富城後魏所領縣四平城太平

武周永固則曷嘗南及閔與與今代州耶夫文帝不都
代代國考辯之明矣夏說之閔與不過出師於彼以逆
韓信之來可遂以閔與為代地耶蓋自烏桓鮮卑之雜
居而邊土漸淪建安黃初之不競而邊郡多廢自茲以
降元魏屬之司牧齊人止置靈丘而代遂不郡矣唐之
初也代陷於突厥廼因隋改鴈門為代郡也則置代於
鴈門因後周置蔚於靈丘也則僑治蔚於陽曲又僑治
於秀容皆非舊也迨貞觀破突厥置郡靈丘而仍蔚舊

稱天寶更定名復定代郡而仍鴈門舊地自此以後更變不常要不出此遂以代為代以蔚為蔚而不知蔚之舊為代代之舊為鴈門也於戲代可移之南也而磨筭之山不可移鴈門可改為代也而勾注之山不可改究沿革者亦惟本之禹貢表山川以定疆域斯萬世可求也

莊定山起用考

羅欽順

定山以弘治甲寅起用其年冬復除行人司副時內閣

則徐文靖丘文莊劉文簡也明年乙卯二月文莊卒李文正始入閣三月定山陞南京吏部郎中丁巳三月考察以老疾致仕其復司副陞郎中文靖皆在內閣實為首相後丁巳一年乃老定山初至京文靖既有當復翰林之言不知何故不力主之湛甘泉作定山墓誌大率回互之意多其波及文莊及文正皆出偏辭初非有的據也定山晚年出處自是難說其引退之欠決以為子弟之過猶可今乃歸咎倪青谿反覆不置得無重為定

山之累邪青谿與定山亦非同榜頗聞嘗先事風曉甚
欲為保全計及衆論既合亦無如之何矣偶閱甘泉文
錄及此漫志之



明文海卷一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

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臣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 炎

謄錄貢生臣李幽園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

餘姚黃宗義編

考二

九邊屯政考

鄒德溥

高皇帝念軍饟浩大重以徵輸病民於是經理屯政使軍士各自食其力蓋三代以來寓兵於農之遺意在民既無轉輸給軍之勞而千里饋糧士有饑色之患亦鮮故籌邊之良法美意莫善于屯政自元年即

命諸將分軍屯種龍江矣其後立法浸備屯田徧天下而其區畫九邊者尤密遼東屯糧最多以石計者七十萬其次乃甘肅甘肅計六十萬又其次乃大同大同計五十一萬又其次固原固原乃三十二萬又其次宣府宣府乃二十五萬又其次寧夏寧夏乃十八萬又其次薊州薊州乃十一萬延綏差少然尚計六萬山西亡其籍不可考可考者八十餘石計其初當亦不下十萬大率分軍士十之七屯種而留其三城守每軍一人給田

五十畝賦正糧十二石貯之屯倉俟其人月取給焉納
餘糧十二石充衛所官俸併給軍城操者洪熙元年詔
減徵餘糧六石正統二年復詔各屯正糧即令屯軍收
自贍毋輸倉蓋屯賦之定自此始而國初又因計邊地
寒近邊且耕且守力最艱乃通商種鹽以維之令賈人
輸粟邊郡官給之引赴鹽所領鹽轉鬻永樂時粟二斗
五升得鹽一引商贏利過當爭趨之各自設保伍募衆
督耕於是邊地盡墾而塞下粟充溢露積饒於中土屯

軍亦因其保障守望相助得肆耕當此之時各鎮軍餉就其地足給不倚輸於內藏閭閻自正供外無他征賦蒸庶樂業其後邊事漸興多抽屯軍補伍於是屯種乏人田浸蕪已又設養廉之田官因私其腴區而移瘠磽於軍士低昂竄易其籍糧益不均加以豪右侵奪而農事益弛矣逮弘治中大司農葉淇見謂賈人輸薄而獲厚利遂奏令納銀運司解部部分輸各邊夫商業苦邊塞危險既無所事粟遂各散歸逐末業營貲而故所墾

田盡廢居無何邊地米價踊騰鹽課不足給食當食者
日漸增加益以各鈔關商稅猶不足至傾天子內帑以
助之於是民賦日重而東南力竭矣正德時閹瑾嘗訝
謂年例銀兩天順以前無有也罷不送然不知令商輸
粟於邊邊儲大匱詢之以為屯田不復故乃遣使各邊
丈田以清地多及追完逋負者為能使者承風比較苛
刻致激指揮何錦等怨叛議者以為不復鹽法而獨清
屯田邊人無力耕種子粒終不入徒擾貧軍釀亂耳要

其論年例非祖宗令甲固當嘉靖以來累清屯田時縮時盈而終不克復故蓋至於今遼東僅得屯糧二十七萬損故額三之二大同僅得十二萬損故額四之三甘肅得二十三萬宣府得十三萬薊州得五萬各損二之一寧夏得十四萬九千損故額五之一固原乃存三十萬延綏存五萬視故額亦各損巨千山山西僅清得二萬八千有奇計亦且損故額過半鄒生曰余讀萬厯會計錄睹大同一鎮年例至四十五萬薊州四十二萬密

雲三十九萬宣府二十九萬即少者率不下數萬蓋愴
然心悲無論國初第以初輸時額較之殆幾十倍民安
所益地而能辦此曩者非能令兵不食而守胡今獨費
之鉅也悲夫當葉淇奏改折色時意謂折色一石可易
數石豈意厲階至此仲尼稱毋見小利有以也夫然吾
又怪何向者廢之易若彼今復之難若此也則毋亦重
損鹽稅故今者罄鹽稅不足給邊即屯政復年例可盡
罷試權以此易彼何如也成祖嘗下令民能墾治沿邊

荒地者得自為業不起科其後有司或征之故今莫敢
任墾者夫使邊饒粟可省內輸又藉防禦焉豈必科其
租入乃稱利哉屬稻田使者徐君奉璽書疆理西北水
田庶幾徐君功成邊積穀多而糴賤是亦將屯之一助
也余傷夫屯政不復至罄中原脂膏以供邊而猶不足
故畧著其顛末令憂國計者得攷覽焉

鄉飲酒禮考

沈欽

鄉飲酒之禮昉於有虞氏養國老庶老於上下庠周禮

則云天子三年大比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乃以正月
禮賓而諸侯法之其義尚賢崇長而貴貴之意參焉按
儀禮飲酒前期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既戒及期乃席
賓主人介獻酢既畢而遵入樂作乃立司正而旅酬釋
之者曰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
介處士之賢者古年七十致仕為師而教學焉恒知鄉
人之賢否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
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蓋將獻賢於君故以禮賓之

然鄉貢一人焉耳其位次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席衆賓於賓席之西遵與僎同謂鄉人為鄉大夫或來觀禮而助主人樂賓者來則席於賓東蓋尊之不與衆賓齒也司正立於兩階之間北面監察愆儀其飲酒也於賓備獻酢酬於介獻酢不酬衆賓獻而不酢而推其長者三人拜受爵焉三人者所謂三賓也是則周制序德尚賢而賓介不問長少其序齒者衆賓耳序爵之義於隆殺之節於僎見之然僎

後入不干獻酢正禮也至漢郡國之禮使黨正屬民飲酒舉行於十月乃有正齒位之說焉迨我國朝酌取三代之制歲必再舉儀從簡朴而頗有異同大都兼尚齒德爵位而於賓興之典無相涉矣伏讀大明會典洪武間頒行禮式主席者以府州縣僚長位於東南大賓以致仕官為之位於東北僎賓擇鄉人年高有德者位於西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賓之次者為三賓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司正以教職為之此正文也附載禮圖則有

三僎位於大賓之左西上僚屬位於東序西面而三賓位於僎賓之右東上衆賓位於西序東面司正位於主東三僎者初無明文今以佐貳官為之由是觀之賓僎三賓位皆南面主位東南介位西南衆賓序齒此與周制不殊賓位東北以爵而尚左僎位西北兼論德齒介以次長與主皆北面司正並主而坐此皆異於古矣然里中鄉飲其制仍以年高有德者為賓而介以其次僎以致仕官為之則又稍合於古也三僎次於東北僚屬

西面而衆賓東面此則古未詳言之耳至於別奸頑異
罪人而列於外坐使聽讀律受戒諭此雖古禮未及乃
亦周禮大司徒坐罪人於嘉石而恥之之意也禮特為
大而當從今其間大義炳炳者古今非可易也竊惟聖
祖定法微意蓋謂朝廷尚爵而鄉黨尚齒守令職官儒
學公署也故以致仕官當賓禮而里社仍尚耆德司正
者古用主人擯相之吏耳古坐飲而立監之今用師儒
矣其坐宜也然於支辦酒殽但言酌量豐儉而未詳其

數故行禮者於三豆五豆或酢或酬之宜未之深辨而長少之節踈矣公過私罪別席之令雖再申明然恐啓爭生釁廢閣已久而淑慝之戒微矣夫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古今位次雖殊皆正席也所頒圖式業已分明近歲或踵他圖之訛四席乃皆隅坐蓋以不究古禮四隅之席特據賓主介僎四位而言耳非謂四隅斜向如童子之席可不正而坐也夫所謂僚屬者同僚合屬皆在焉耳袁氏儀注圖席亦皆正而僎位東北近古矣

然既以佐貳居僕三僕既列而又旁列同僚將誰指耶
凡此皆由後學誤解禮文遂至各行已見相沿成習豈
其然乎夫鄉飲之設王風所係歷代儀文其義各有所
指古禮非可泥也謹按會典所載而遵行之斯無畔時
之咎矣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

餘姚黃宗義編

考三

五德之運考

張養蒙

自古帝王受命而興其嬗代之序載在史策可考而知也逮戰國鄒衍始推言五德之運以決帝王相乘之統劉向復推廣其義作五行傳自今考之有主於相克者則曰夏得木德商以金勝之商得金德周以火勝之此

衍之說也有主於相生者則曰太昊氏始出震以木德
王次而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頊以水帝嚳
以木堯以火舜以土此向之說也若夫配以五方分以
五色屬以五音貫以五數世代循環相尋不已術士家
咸祖談之在儒先則直斥其不經見矣愚故竊有疑焉
夫五行之用布濩於天地之間自一人一事以至於百
工萬化罔不取足而况帝王重寶可獨遺之若謂衍之
說盡不可信與則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漢克秦張

蒼等皆云應赤帝之祥宜尚火德公孫臣推行議言宜尚土德當有黃龍見後黃龍果見成紀蒼議卒詘此何以驗也謂行之說盡可拘與則黃帝顓頊帝嚳堯一姓而所尚頓殊何秦漢以後不然也夏之揖遜同於虞何主於克而不主於生也要之識緯術數之學與星官堪輿諸家竝傳亦自不可盡廢但達人之通致不當拘術士之偏談耳蓋論五德之流行雖足以乘其運而論歷代之世運亦不必分屬於德吾聞其有撫五辰修六府

而興者矣不聞其修一德而興也吾聞其有狎侮五行
汨陳五行而替者矣未聞其乖一德而替也如徒以數
尚六七色尚青赤音尚徵羽類而附之則興者果一德
之旺而替者果一德之衰耶蓋五德之運天之所以示
乎人而非人之所易測五德之修人之所以應乎天而
自足以維其運天人之際微乎微乎帝王歷數何拘小
術定之哉至謂天地人之異統忠質文之異尚夏商周
之迭更此則理之說而非數之說也是故儒先重之也

漢以後術士謂唐用火德宋用土德我朝受命有謂其尚火德有謂其尚土德紛紛無定若必拘拘於此則六朝之更姓五代之分裂豈五德遂絕而無所乘耶契丹之滅晉劉石之亂華元之代宋又乘夫何德耶故愚斷以為不可廢行向之說亦不必拘行向之說也若夫探五行之精敬五行之用以幹造化轉移之微權使吾之德足以當天之運而天之運不至於爽吾之德此在今日所當兢兢者也行向之說存而弗論可也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懋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徐彩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

餘姚黃宗羲編

頌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
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
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髻之童涵
泳至化皞皞熙熙如承平時於是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

僭居大號賊殺其主大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
度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
羣臣於庭而告之曰友諒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
方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
之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
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是其
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
唯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

於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
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
月癸酉上躬擐甲胄馮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友諒
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
舟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其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
集砲聲雷鉤波濤起立飛火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
死者動一二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己丑焚偽平章舟刈戮
餘二千辛卯復酣戰偽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

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戒以候其發八月賊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賊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

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為千古美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為之晦冥日月為之無光山河為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鉤與天無極較之二國未足多讓而歌咏不作非甚闕典歟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一通

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錄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皇肆其神畧以靖冠攘義旄東指罔
敢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
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
蜀蠢爾小醜敢讎大邦集其克頑鋒蝟斧螳輕涉我疆
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海齊六軍直傾其穴釋
而勿誅俾自懲刷闔胡不然復豕而啗翹其蟲臂當吾車
輒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

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禡牙
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颯火奮
激旛旒揚揚解艘將將矛戈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厲
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虜逢大呼衝擊藥
騰藜駸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
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縱橫交紐命隕弗顛攢椀湊
颯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魄既天褫扶創而逸
聚於湖奧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流掩

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萬死以絕其衝我師
見之千艦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酣戰六時由辰達
酉僕姑一發殪此酋首貫睛及顛仆若枯柳大憖既除
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我歸至仁誰
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汝俘
予受宥汝弗劉予汝父母汝凍予衣汝飢予哺昔何昏
迷今始撒節奏凱而旋騎吹鬱搖形於樂歌節以鐺鏡
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

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
昇平可坐而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
之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
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
大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肥事以幸集尚傳
策書况茲之功俊偉赫熹揆古無讓可無咏詩臣雖微
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
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鄧院判勲德頌

朱升

歲辛卯淮西兵起明年自蘄渡江者蹂饒陷徽江東大
擾至於丁酉之六月間勝負相尋徽民受兵者凡十有
二矣而猶不知所終也於是泗水鄧公奉江南行省平
章公命由宣取徽先聲所至不戮一人郡邑以定公淑
德夙成威信昭著始至則立城堡作廬舍旬日竣事而
民不知有役納降附下條教村疇帖服而民不知有軍
分兵戍諸縣掄才以官治之軍民有職上下相維遺黎

乃知免矣將官張思聰戍休寧縣能宣布公之德美以
福其民庶又請邑士朱升作頌以傳之頌曰徽之為郡
介乎萬山昔有革代招附以安曩歲淮兵渡江窺浙直
搗于徽肆其燔劫突來洊至奔北相仍六勝六負哀哉
民生猗歟辨章秣陵開省勲業崇崇紀綱井井既克宛
陵南復楚疆有獻于公請事徽方公曰噫嘻無窮于遠
叢爾山城其邊三面策者曰否彼隣杭封全有三關浙
右囊中公曰噫嘻茲為重役總率招徠必資淑德曰鄧

友德茁其蘭芽汝父汝兄致命邦家宣衆未降長搶餘
党既屯于徽懼殘彼壤事有機速為我南行汝親我養
汝家吾承鄧公曰唯惟辨章令辨章之心徽人之命爰
勅渠帥即曰啓行衙兵之胡新附之湯江淮之雄苗獍
之銳列騎聯旗西州相綴惟徽厭亂城郭久空諸軍畢
入誅其萊蓬既柵既城以營以室將士分功成之旬日
乃納降附漿酒温存受其雞豚為之饗殮使觀其軍使
行其壘意氣包涵家人笑語民曰此軍與我為儕曩者

轅我吾寧服懷士曰此軍非曩之匹閭幙衣冠中原典
則曩之來者驅民為兵何為強弱徒殲厥生曩之來者
每事報復指擿吹求熾然荼毒今茲下令軍民判然不
教之衆奔北之先今茲下令新自今日毋長澆風酷為
指擿流離還定漸復其初里有耕桑家有詩書凡此之
功在於鎮靜萬喙同聲歸功於鄧鎮靜之道制勝之規
謝公指顧遂敗淮淝鎮靜之道教治之式曹師蓋公民以
寧一繫公懿質平章登之進之於學玉而成之雲臺元

功少年杖策人謂我公今之高密以究勞績以開隆平
秉心罔替引我民生徽民願公祝公眉壽仰彼昊蒼夕
昕稽首戍將承德請作詩章刻之縣齋以傳無疆

平安南頌

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
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
人不志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國家肇興太祖
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

大義順天應人平清四方以教以育固有尊害時謂太
和至於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內莫安四裔嚮慕
小大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
犛暨其子蒼沿襲悖克屢弑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人
滋久滋甚皇上閱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遷悔賊罔忌畏
數侵掠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祿州寧遠之地在廷之
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
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嗣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還

之上曰彼其庶幾有悔乎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
遏使者執殺其主遺嗣子事聞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
諭曰予承天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
弗迪而遽誅斯遏抑厥自新乃有弗迪至於再三而釋
弗誅惟予弗君今盜滋弗迪予必不釋將往大征匪予
志用武惟盜滋稔惡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告祀天地
宗廟及天地山川命征蠻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叅將
暨神機橫海驃騎遊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金

川門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暨厥子必誅弗釋暨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茲困於盜罔攸訴告汝其代予往弔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既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七百萬拒於境上民間王師來為已除害皆倒戈逆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

孥數人並海道去王師追之悉生繫之不遺一人乃縱
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罔
有侵害又蒙哀矜撫恤悉解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
見今日幸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
脫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跽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
悉殲於寇暴無遺惟茲土故隸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氓
密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永覩夫衣冠文物軍中獻
所獲俘且具言民所欲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

選置守吏復置交阯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卒循為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訖無成功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歛服曾不踰世終梗寇盜天地之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兇慙大拯塗炭弘復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

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撰平安南頌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頌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為君為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皇明悉被所覆明明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蕞爾蠻交醜孽其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殘皇曰彼醜匪異人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暴厥鄰盜我邊郊百

辟文武頽伏陛言弗時剪屠將俾蔓延皇曰申誨猶或
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獮偽恭顛命賊我使人暨彼遺
孽磔身百分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螣弗除曷遺嘉稷
惟皇上帝付予八埏有弱弗援予滋違天誕命將臣暨
旅師徒徃勵汝勇徃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鹵職敷
予仁匪曰究武六師邁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若履平
地嘽嘽烈烈赫赫業業如飄剡剡如霆截截蠢彼醜鹵
脅驅為拒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鷄翎夜闢富良為帶投

兵委戈奔降迂拜乃入郊城乃走堯渠繫之海隅如探
取鷄乃咨脅從悉解而縱乃視交人弔其疾痛交人悴
悴爰始色溫舒其兢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
天子生我旋厲為福交人有言我初若迷逖遠淪汙陷
茲塗泥天子聖仁曷返我初內我庇我永康不虞俘獻
於廷天子受之民有願欲天子予之四裔有聞懼喜告
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率
必誅不釋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為梗鑿彼交人芒

芒四裔威服德拊魏魏中夏奠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
來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平西夏頌 楊一清

正德五年庚午夏四月寧夏賊臣何錦周昂丁廣挾宗
室寘鐸以叛戕殺鎮巡重臣傳偽檄台調各路兵馬偽
鑄印章拜封其黨僭稱大將軍都統總管名秩且以誅
賊瑾為名刻期將渡河關中震動皇帝下羣臣議以寘
鐸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乃祇告宗廟削其屬籍命涇陽

伯臣英率京營兵三萬討之帝若曰御用監太監張永
宜往總督予師致仕右都御史楊一清宜起提督戎務
以賞罰用命不用命以便宜從事朕不忍百姓橫罹鋒
刃誅止首惡凡脅從者皆原之永拜稽受命賜闕防金
瓜鋼劍各一并勅符旗牌以行臣一清在江南聞命兼
程而往維時先聲所動不怒而威守臣聞之曰方隅有
變吾儕弗力而以煩王師可乎乃相戒誓約期進勦遊
擊將軍仇鉞為內應遂手刃周昂執寘鐻父子械繫之

又執何錦丁廣於外并誅其黨捷聞聖心惻然不欲究
武召涇陽伯臣英以其兵還勅臣永臣一清往撫諭用
寧其人六月至靈州先是逆黨多逸未就法心懷懼疑
搆危言相恐喝衆兀兀不自保臣等乃手書紙榜數百
言諭以禍福且密部署將吏廉得始謀從亂者六十餘
人悉下之吏并寘鐺何錦輩既鞠既明傳之檻車比入
夏城耕鋤不廢市肆如故以天子命問其疾苦約法定
令老稚懽呼如更生西夏大定關中以安八月臣永歸

京師臣一清仍留節制陝西諸軍事臣永獻俘於闕皇
帝慰勞再三先是寘鐫檄數瑾賊過惡守臣上之瑾輒
匿之至是臣永進曰致寇者瑾也流毒宇內不誅之無
以謝神人因疏其大罪十有七事帝覽之震怒下瑾獄
遂籍其家具得其陰謀不軌狀獄成瑾暨其黨皆伏誅
大姦既除國是始定凡所紛更一切苛察病民之政盡
釐革之舊章以漸修復中外欣然想望太平臣惟自古
削平僭亂皆其君之聰明睿聖委任臣下獨斷不疑周

人美宣王中興江漢常武之什可考也唐憲宗平淮夷
其臣韓愈柳宗元為之碑為之雅用以鋪張揚厲鏗鉤
震盪至今在人耳目矧我皇上以神聖之資制命海內
奮威辟以震元憇一動容變色而定亂於孔棘消患於
未萌澤被天下推較千古誠莫與班而歌頌不作頌非
缺典與臣不佞制作非其職任然西征實領督師之後
而內難既靖又首被勅召以來與諸大夫士重覩天日
清明不勝慶忭謹疏所見聞以頌成績頌曰

皇帝正德越今五年謨烈紹祖聰明憲天聖武震蕩仁聲昭宣諸藩奉職莫敢弗虔關西之西曰惟寧復慶藩分封厥裔安化寘錡構禍伏其機牙欲奮螳臂以當吾車陰結叛臣操矛以逞冒指為名謂誅賊瑾乃戕守將奪之兵權志窺神器將寇中原夏城小大崩角慄慄妖氛苦之弗覩光景有騰天狼太白無光漸水以腥驅雲為黃帝聞曰吁此何為者得罪祖宗朕不敢赦告廟削籍師出有名救焚拯溺六月徂征帝謂臣

永爾朕心腹爾偕一清惟我師是督有征無戰爾先文
告諭以逆順勿恣屠戮戢止首惡宥其脅從代朕親行
歸奏爾功臣拜稽首臣當盡節臣有還期須賊之滅既
禡旣牙鉦鼓明發金節煌煌於道於陌劍橫招搖幟翻
列缺如羆如熊觀者變色指山山摧畫地地裂賊雖未
死其氣已折關西之將聞風震驚吾儕何為與賊俱生
憤激於中有仇將軍一呼而起從者如雲手斬昂首遂
擒賊鏑彼錦與廣如刈草菅帝聞曰都勿曰易易二帥

宜往宣我德意握符仗鉞早夜以趨暑不張蓋行不乘輿市不易肆師入夏邪維時逆黨其徒實繁督府有令執其渠元乃諭脅從爾寘爾愚天子命我戡定爾都安爾幹止恤爾惇孤爾凍予衣爾飢予舖往者妖氛予為爾除夏人懽呼加額以手天遣重臣為我父母始時昏昏病狂而奔今安於室朝饗夕殮始時靡靡延頸就死今作而息仰父俯子我生不辰丁夏之屯不有督師曷寧我人武功告成凱還於京寶甲鏘鏘龍旂明明天子

有詔命使郊迎鼎臠是崇玉醴百觥帝曰休哉爾忠爾
貞外寇其攘中土底寧魯是顛危化為熙平臣拜稽首
天子神聖臣實何功荷天休命臣有隱憂內難將作念
彼瑾賊在帝帷幄致寇者誰其惡滔天褻天之威盜天
之權礪其豺牙梟聲四達鹿馬鉗口莫之敢發犬噬鷹
攫為逆多朋厥謀孔深俟機以興不共戴天惟臣之義
此賊可滅臣死不避十有七事臣得其粗窮其罪狀罄
竹難書帝親賜問盡伏厥辜乃赫斯怒有將必誅與衆

共棄何假斯須惡羽克翼次第剪屠神人之憤一旦而
舒帝曰汝往於今三月既莫方隅遂清君側金帛汝賚
祿康汝錫宣示史官鼎彝汝勒臣拜稽首惟帝至明如
離之照如日之升有赫厥臨何魍魎逃形臣拜稽首惟
帝剛克如乾之運如雷之發震撼萬國不大聲以色匪
帝明剛內有遺姦臣身未遑何社稷之安睿謨神授高
視前古凝然端居自耆其武兵縻不刃箠委而羽百二
熙熙羣生與與草木蕃庶鳥獸率舞濮沿之北祝粟之

南於壤於轅式昭德音海波不揚和氣旁洽重譯而來
梯航而格祝帝之壽與天長久祝帝之紀天為終始臣
作頌詩莫罄名揚登之絃歌以示無疆

毀淫祠頌

并序印寶

中丞林公巡視江西之一月檄毀諸寺觀神廟弗在典
與志者有司聞公風義奉行唯謹時寶舟由臨江入袁
河見土木像浮水而下後先沓至乃嘆曰自狄梁公後
不見此舉幾百年矣而公毅然行之不俟終日非信道

篤而自知明者其孰能之公昔在朝嘗止建寺語忤權
要得禍幾斃後在雲南又嘗毀諸佛像蓋其闢邪崇正
之念平生所存如此而非出於一時之感也夫安得不
力哉頌曰

卓哉林公心與道謀是衛是距以邪為仇昔在先朝有
寺將建孰不惜之而莫敢諫公書千言佛骨之遺曰有
殃咎臣身不辭赦公復公惟明天子僉曰異哉一生九
死公節滇南其氣益昌曰毀斯毀神伏鬼藏公來江西

諏民之瘼飲之食之培善剋惡公曰汝吏民愚因覺舍
人求神日谷以壑粵若帝舜絕地天通降禮折刑民協
於衷我非為異期古是同國憲斯在汝罔弗共吏奉公
檄夙夜惟力靡遠弗臨靡深弗即曰火而焚曰水而流
美石良材學宮是修唐有狄公嘗事斯舉太史書之君
子所予公心正直與神明居凡此邪慝弗怒而除除其
邪慝一崇我正曰士曰民肅肅於政民耕於郊士誦於
庠公入相帝為國禎祥

保障江南頌 并序俞允文

嘉靖三十有三年春蠢茲倭夷弗諱肆虐中夏大江以南糜沸雲亂婪婪狡衆狂趨渾奔攻燔城邑剽殺將吏百姓流亡歸命無所列校緣戍屠潰失守者難以比數往往告敗上京殆靡寧歲皇帝為之旰食晏寢推命上將昇之提鉞乃大舉楚蜀之趨悍齊秦之技擊諸羌之豪雄暨閩禺之械師隱隱鞫厚集堅重之陳十有餘萬期於殄滅乃已饋餉傾於州郡天下騷然夫驅天下

之全力摧魁折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然而師乏
謀律損費傷威亡士無功淹移歲月時惟侍御史汝南
周公膺英詰之上資茂卓邁之純德謬著節貞亮熙
朝達變知機肅祇誕命監戎四郡保障江南示德示威
有張有弛申號明誓勒部按隊簡稽精堅采拔淪滯賞
無費留罰不渝制援籌六奇之中央勝千里之外謨臣
武將袷服袈衣之士莫不怫帽逢賊爭爲推鋒而乃陸
格矛盾海蓋朦衝雷厲風驅天旋電激建祀姑震鳴鼉

藐觀乎高岡流慮乎絕垠橫厲耽蹶肆險奔欲敵未及
發刃已先加鋌鎬所從不期俱殫挫絃生俘聯括腐馘
棄所獲蹂搔蠻窟殫巢焚星流彗掃反旆回軫以恬以
嬉凶頑既夷宿憤既攄而公尤以亂離斯瘼飢饉荐臻
閭閻有杼軸之憂城邑無藩籬之固乃犯顏剴奏蠲免
田租底力辭豐損滋示儉不矜不伐雖休弗休帝用酬
庸寵以殊典進式多士載觀厥成炳文武其並隆兼德
威而兩懋保障之功未有若斯之盛者也昔漢趙充國

之伐先零竇憲之擊匈奴皆以才技權威希亂圖功窮
城極邊黷武於不爭之地而揚雄班固之儔猶著之銘
頌至今稱之不絕矧公義在庇民忠惟效主游神禮樂
之場夷凶財賦之壤俾決力於一戰之眇致元功於累
挫之餘苟非被之歌頌則後世將何所稱法哉某幽介
末才學慚庸陋雖不足以軼芬先藻揚闡殊烈然不勝
慙疑敢述保障之義作頌一篇亦庶萬分之一也頌曰
芒芒圓象渾渾方儀降祚有明拓統開基肇建皇極參

黷以釐俊民用章九有以綏其一

周所不臣漢所未征驟山驟水輦贍航珍狼歌烏譚玉

潤金聲十聖相禪重輝襲明其二

既輝既明崇極斯圮蠢茲狡蠻犯威干紀猛勢煽熾趨

趨駟騏揮鋒成霜飛矢成雨其三

火烈燎原炘爛浮烟載陰載陽上頽玄顏愜愜士女扶

服號天野有委骸填坑塞原其四

師無專策兵交卒潰稔寇資糧挫銳血銳我既無素彼

乘其弊覆師敗績流毒宇內

其五

環我華域化為敵墟分我黎蒸化為敵俘敵強援潤城
危氣孤我之不克日月其徂

其六

帝赫斯怒誕命虎臣選徒十萬是討是震顯允惟公允
武允文監我六師帝曰汝能

其七

料敵合變恢我鴻算九地匪幽重玄彌煥濟威能寬處
仁則斷臨危引義剋期剪亂

其八

我師無方有紀有綱初服齊志渴鬪狂攘懦夫虎奮弱

子鷹揚我矛我盾靡用不臧 其九

左屠右翦至於海隅維綃揭櫓連艦接臚鳥驚龍掣汨
薄空虛曷悟所歷惟敵之暮 其十

于海于陸胥我王旅海扶修鯨陸斲獫狝彼鯨既窳我
噉我哺舉無失策謀無遺謂 其十一

惟彼卒昏亡精怖魂進不及降退不及奔仇頭髡鬣獷
眼瞋瞬悔前之為惟乞予恩 其十二

明文海卷一百二十二